



許白雲先生文集卷之三



啓

荅潘明之啓

辛亥歲以厚幣相招欲使廢學家
韋辭之繼書來欲不廢學而受幣

金華後學許某

右某啓伏以賢如鮑叔知管仲而分財貴若陳蕃禮
徐卿而下榻古來交契素尚心孚雖云同氣而相求
蓋亦善敬而可久拍肩執袂以為合莫逃子厚之譏
巧言令色鮮矣仁宜服仲尼之訓責善者朋友之道
為利乃盜蹠之徒歲在龍蛇始識荊州之向日陪燕
喜寧鄙牛醫之兒入幕為賓升堂拜母挿架三萬軸

許觀人間未見之書主家十二樓時覩帳後所列之
樂反覆究六經之蘊奧上下謨千載之興衰風雨對
床烟雲入筆類律呂之相應曾墳麓之不如豈麾不
去招不來必進以禮退以義某窮鄉晚學下里陳人
丁世路之多艱備嘗險阻入闈墮而僑處何所見聞
慕古道真若望洋得碩師不能卒業哲人其萎矣無
從挹座上春風至學難知哉祇徒映窓前夜雪心思
既竭寢食屢忘嗟四十而無聞斷此生而休問貧無
僦石猶寄鷓鴣之枝誰有簞贏金姑挾兔園之冊已踰
十載所得幾何寧甘啞耳以騷心尚勝沾體而塗足

豈謂故人之垂盼忽塵聘幣之下臨昨已引辭實坐
牽制載酒殺從學楊子雲詎敢拒之有車轍在門陳
孺子亦所喜者言之諄復命更下寧最後錦箋之褒
詞仍許素食而無位載色載笑食豈無薛公之魚且
戰且耕世那有楊州之鶴此蓋伏遇明之少府聘君
英賢挺特德性剛明不倚富而驕人肯折節而下士
襲傳家東萊之舊學讀淑人紫陽之遺書此秀才展
拓得開積誠意豈有不動筦庫飽韭溪之風月冠綬
為花縣之神仙薦剡先馳飛騰可冀暴公子之名聞
已舊空被繡衣而來劉更生之學積既深終植青藜

而照然以軒冕為餘事長抱簡編以自娛重煩行人
之再三欲得愚者之一慮如某者卑污無似齷齪自
將謂居交際之間宜急義利之辨龍門深邃倘能容
俗客之登魚書殷勤勿復通方兄之意其為報謝罔
暨敷陳謹具啓事捧詣堦墀祇候塵謝伏惟垂慈俯
賜鑒念不宣謹啓正月 日金華後學許某啓
。上憲使劉約齋啓 辭舉茂異

一經猶抱恨皓首而無成三語初投喜青霄之有援
立身何似知己難酬伏念某家故業儒幼嘗承學屬
宇宙之遷變致身世之羈孤鄴侯萬軸書已成煨燼

之末顏困五十畝竟歸無何之鄉甌幾生塵席不暇
煖日忽々其易暮心遑々而何之欲奮蹇足於長途
思繼先人之墜緒孫憲挾冊與曉雞而俱興韓堂挑
燈對秋虫而共語淡乎無味得不償勞既至壯年始
逢大匠洗故學之荒陋開大道之坦夷使讀晦庵之
書而沂伊洛之源可跋夫子之墻而見宗廟之美攜
手提耳諄々然而命之測海窺天魏々乎其大也譬
為山方覆一簣而進俄哲人夢奠兩楹之間欲為托
驥之蠅遂作喪家之狗更嘗鑽仰終止謬悠僅不失
身無能改德放深林而友麋鹿何異囊中之錐集敗

甕而鳴醢雞有來戶外之屨祇糊其口豈好為師不
圖擅高科之美名而乃出崇臺之特命得非所望聞
之若驚雖率士之濱莫非臣然中人以下難語上何
寒士幘幪於大厦實化工幹運於洪鈞為其不求是
以見取惟茂材異等之舉始西都元封之時必先定
於鄉評然後借於計吏蓋多得特達清脩之士寧容
廁尋常闢茸之人是豈虛名欲副實用欽惟 大朝
立法而遴選亦舉前代故典而設施取之者聞所聞
已縻好爵將俾之覺後覺容可素飡自孔子而下君
臣之職分則學校之官教育之責重人之大倫有五

義所當明學之達德者三誠則可進事變之糅雜物
理之貫通鬼神之幽禮樂之著先致知是為博文之
要主持敬以收復禮之功豈口耳之云然宜足目之
俱到是須自得於已而後可及乎人詎謂下愚可當
大任是以背翻愧汗面發赧容維鷄在梁預知被服
之不稱彼鷄集泮終見倚席而無堪勿謂兩生之高
恐貽多士之玷信非長語允出衷情茲蓋伏遇憲使
唐事資政相公約齋先生中夏鉅儒 三朝碩德氣
和而行粹心正而意誠疏太傅之官雖成寧許出閔
而歸鄉里暴公子之名已舊今睹持斧而來海瀕暫

為一道之福星將作八荒之霖雨蒞政伊始求才為
先門不停賓座無雜客遂使蓬蒿之迹亦居桃李之
蹊某敢不深感盛心大究所學歛之揚之糠粃耳此
時恐有累於高明淬之砥之干將成他日或可歸於
陶冶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同潘縣尉啓

薦鶚騰中丞之疏敢盜虛名烹魚得故人之書有慚
善頌褒語過榮於華袞交情未絕於布衣光粲珠璣
春回蓬葦七襄莫報三復深藏共惟某官積善之餘
流芳甚遠攀龍鱗於南國喬木之家獨存展驥足於

西淮甘棠之笏故在有先覺親涵泳於麗澤空後昆
益浚治其深源左圖右書窮往古來今之理朝經暮
史非尋章摘句之儒稟賦抱剛明之資變化成精粹
之氣學惟為己言必驚人久盤礴於胸中時發揮於
筆下錦心繡口將追韓杜之踪鐵畫銀鈎欲接鍾王
之武或笑談資釋氏之空性或游戲假莊生之寓言
不私其身將用於世登青雲而排閭闔萬里壯遊紆
墨綬而佩銅章一官自試謹出納之司而會計當習
平準之書而輕重通暫傳溟海之鵬程小聽華亭之
鶴唳方聞名之籍甚忽賦詞而歸來謂宜綴視草之

清班乃復作爛柯之仙隱江山行大猷之政比部應
無狐狸漂水傳孟郊之詩西臺當有鸚鵡念某天資
稚魯學問迂疎道則高美若登天不可幾及通出涯
涘而觀海奚以自多顧方仰彌高鑽彌堅豈謂德可
久業可大鷗鳧野性浮于江湖則誠宜駕駘短材加
之羈勒必致蹶雖無吟風弄月自得之樂亦有傍花
隨柳適情之遊夫何為哉如斯而已固敢要鄉黨之
譽復懶曳王門之裾誤動長官之知屢此秀才之舉
已非素志徒增汗顏踰垣而避豈自高掛瓢而飲亦
可喜昨已投書而辭謝忽承賀語之殷勤感極而慙
懷之弗替其惟知慕學寧異榮身沮溺之道非中庸
亂倫焉可孔子孟之言有天命騫進何為復有誨言幸
毋棄我

賀趙淞澗除行臺治書啓

恭審 北闕傳宣南臺貳憲橫榻異敷沐雨露於九
天簪筆總權凜風霜於十道小人破膽君子彈冠伏
惟某官浩氣蟠空清規照世由學而大中為全以體
仁無欲故剛外物不能屈已見善有如不及除惡惟
務益崇既尊所聞行所知使頑者廉懦者立橫流砥
柱疑事元龜馳別駕以開衡岳之雲鼓歸棹而載湘

潭之月敦詩書說禮樂，以忘夏制芟荷集芙蓉，確
乎不拔產棟梁，固為時用豈丘壑所能久留允稱臺
中之評起持浙右之節風飛雷厲鬼神號澄清登
車破吳會姦貪之黨便宜發粟活江瀕阻飢之民當
道適逢於豺狼齧 逢於鵝蚌解紛糾於盤根之
際還舊貫於立談之間至今去思傳為奇事峻躋鳥
府高泛紅蓮謂分司處荆揚之遙俾舉職居京畿之
近締締知明主亟稱直臣使者被綉衣 上注意海
邦之右天孫織雲錦親承恩香案之前威感山川光
生原隍七郡遷興善治列城自無克民行屬縣而雨

隨祭東門而賜若所操公溥自契神明進陟副端賈
符衆望昔在廷皆知憚黯今 仰無以易堯白簡絳
騶耳目暫司於察視內屏黃閣腹心有待於論思人
所共期理出必至某愧識韓出太晚辱知管出最深
鰥生得上於龍門欣逢盛事賀客敢私於燕厦用布
歡悰

賀憲使敬威卿除江西叅政啓

恭審渙奉 明綸升叅大柄外開政府任尤重於洪
都高炳台階輝旁周於南海除書甫下迺吏斯來切
惟 天朝分省之規蓋循晉室行臺之制德澤欲加

於萬里嘉謀兼賴於衆賢肆選真才共興善治得人
無競有識文權共惟某官奕世簪纓在庭詩禮溫良
豈弟藹和氣以接人中正直方肅秋霜而蒞政仁心
及物雅量鎮浮究元經一字之微大闡乃翁之奧學
萃正史百家之義親承外氏之遺文皆自得之筌蹄
庸發揮於事業廉貪立懦澄源清流出阜和財優游
煮海之利貳司國憲增重橫榻之威均賦貢於版曹
進樞謨於省府從容引退簡眷益隆持斧來海瀕勝
之、名舊矣攬轡清天下孟博之志慨然惟舉宏綱
豈竒細物去良苗之稂莠新泮水之宮墻原隰光生
狐兔迹掃私喜福星之徧照俄驚化雨之遐沾毗贊
鈞衡暫處藩維之遠燮調鼎鼐遙居廊廟之尊某自
揆迂踈誤蒙顧予欣聞異渥已陪燕賀之行欲既懽
悰復贅魚緘之贄

賀蕭北野萬戶破賊啓

北野四世祖御史大夫開國元勳南方之役
侯聞命主行與小校三人晝夜兼行八日至
贛先是諸軍會者數萬、戶十餘人皆願
望莫肯出兵侯至誥前失自從輕軍衝盪擣
某巢穴且與衆預定滅賊之期後皆如所料

都帥命諸將羅拜以寵之

後學金華許某

右某啓共審征蠻任重平蔡功多勇而有仁鼓三軍之士氣筭無遺策奠千里之民居露布升朝凱歌載道嘗謂兵雖凶器武以止戈堯舜時雍且命臯陶作士虞芮既質猶迎太公為師居安慮危有備無患故於農事之內即寓軍政其中蒐狩在田已辨鼓鐸鐃鏡之用芟刈為陳復閑坐作進退之方靜足相維動而必克後世募從之制起三代詰糾之政荒聚不義而授不仁忽者敗而貪者破效死則可為也不教是

謂棄之然而勇不在師智當謀帥能將則多而益辦善戰則弱可敵強自平吳而論功已修文而為治桃林牛華山馬武事何庸郊藪鳳宮沼龍休徵備至方四海之咸若俄一隅之震驚豈芻牧之失宜致草竊之肆毒固將安潢池之衆奈久聚綠林之群天討有加官軍既集當決機而取勝乃列壁而深居欲尚巧遲斯養虎以成患不如乘勢將縱賊而遺誰顧方畧之如公宜簡知而有命共惟某官山河間氣宇宙英雄擊南溟之三千吞雲夢者八九偉哉異器篤生名家漢室龍興鬱侯之功第一周官虎氏丁公之爵幾

傳學泉流而淵渙思雲停而水止垂弧有四方之志
投筆建萬里之侯說禮樂而敦詩書在軍旅不怠俎
豆以其餘力旁及百家談炙轂而何窮事應機而必
中令下之日行不違時服矢韞弓素學固萬人之敵
披甲上馬用奇將三騎而從視彼釜中之魚小試囊
底之智司馬八日至關右神速折新城之陰謀光弼
中夜入洛陽號令變行營之精彩披地圖而知險要
數軍竇而簡卒徒間諜既明姦詐盡露肆衝寒而莫
禦漸散離而就擒微側游菟頰伏波而可滅智高小
醜待武襄而後平剪除鯉鯢廓清烟瘴戒干戈之載

戢懼玉石之俱焚亦有旌倪甘從俘虜召見諸侯將
皆膝行而入門右招十九人設血飲以成事山川如
舊烟火復安競笳鼓而歸來羅橐鞬而迎拜人爭趨
而賀戰勝公自退而不言功鼯鼠甚微豈盡千鈞之
發海鰲能臣試看一釣而連有深蘊而未揚寧淺窺
之可測我知己審言大非謬某與鹿豕遊後燕雀賀
聞鷄聲而起舞焉用腐儒銘麟閣而贊勲以俟君子
無從抵掌徒切傾心謹具啓事塵賀伏惟名慈俯賜
鑒念不宣謹啓延祐二年十一月日後學金華許某
啓

文

復張子長文

二儀垓北萬彙阜蓄氣左乎表人生其間得形質之
正賦性命之全軀七尺而充塞宇宙量方寸而包括
乾坤備其體而極其用唯聖人其至焉若夫哲人知
幾君子務本微顯闡幽探頤索隱相彼稼穡基此耕
墾步終海岳足始尋引戰、兢、勤、懇、豈曰能
賢惟懼不敏蓋其一心危微萬變叅伍下器上道來
今徃古融一理而會通貫萬事之旁午學不究於至
善人雖生而何補爾乃反身而誠修己以敬心存道

惠膺服謨訓不違以粲顏必各事而希孟欲內外
之兩得豈口耳之四寸及乎心廣體胖面晬背盎知
本先而末後乃苟通而曲暢稽理亂鑿興亡涉百氏
獵騷莊或遊戲翰墨或發揮文章既自昇於電勉隨
所徃而徜徉其家也甕牖葦門水飲蔬食瓠燈簡編
春雨耒耜入則家庭無間言出則鄉黨有美譽唵風
弄月總閑情隨柳倚花皆樂意其通則致堯舜達禮
樂振遺音返淳朴富貴若固有俯仰無愧悵狀藏器
待時居易俟命靜而有常動必以正不矯、以潔身
不汲、以干進嗟小人之務得非君子之所性至於

伊喔呢訾卑疵媿趨望塵下拜自鬻上書營蠅苟狗
羶蟻餌魚勢引利導身辱名污何其謬哉亦有僞行
釣譽假陷衆知卅俗易罔君子可欺少室索價北山
勒移亦何取焉願余下學慕古莫企小從大違寸進
尺退功期九仞業止一篲書荒遊而放心夜起舞而
攘袂道途修躋天夏長歲月蒼茫水俱逝以爲詭隨
非計便佞之才稽往事以慷慨懷良辰以徘徊苟有
徇以達義寧不俟乎良媒何好交之未逮乃飛書而
見識羨子夙知尚友古昔範謨經訓馳騁史籍雖百
家之縱橫猶三餘之掎摭日五行而俱下口一誦而
終憶援弓矢以有待茲墉隼之可射尚宜致廣極高
抑鋒止銳茂業發秀深根大聲出於宏器誠旣積而
算揜道何遠之不至殷勤畢余言庶幾感君意

代副使趙公祭札忽解平章

惟公稟天地之清氣爲一世之大人工師之表 國
家之珍學備體用心抱經綸剛健如中涓砥柱屹立
而不可屈廉介如爍霜夜月精潔而莫翳以纖塵小
人望之以爲毅然不可犯君子卽之則粹然春日之
溫居家制行夙以孝聞非惟日有酒食之饌必婉容
養志以娛親其出而仕也以澄清天下爲已任進而

升於朝也奉_レ於堯舜其君民兩總憲綱繼貳衡鈞
面折廷爭有回天之力垂紳_緝冠_緝立於堂陛其精神
風采足以厲乎大臣退惡惟惧其不遠進賢惟恐其
不伸衙_命而使於四方見巨姦大慝必去之如農
夫之務於芟芸位居廟廊之上而一區之室僅可以
容身儲無儋石而飯蔬飲水一童僕以自奉惟事親
延士則曲致其殷勤嘅清時猶或有虎狼之橫道欲
起而駘之廢幾乎風俗之淳固殺盡其忠節奈適嬰
乎逆鱗被_レ以榮祿之美號俾調燮於萬里之岷岷
扶老母攜幼子跋涉於中道積憂勤感霜露竟長逝
於淇水之濱逆旅蕭_々傷哉公魂公之生三十有九
年而清名巨烈足流芳萬世者充塞乎乾坤死生壽
夭貧富窮通罔天之所命亦胡不慙遺以福斯民公
攷_レ爲善而造物者報之乃如此彼蒼_々不可問而
幸有此不死者存天下有識者蓋莫不爲公惜某管
嘗受知而引置公之烏幕今尤憤惋而悲辛某司糾
南邦不獨匍匐以發一慟臨風遙奠以薦其馨蘋靈
馨不在來鑿盤殮

代副使趙公祭王仁卿中丞

魏_々神州正氣所鍾篤生異人出爲鉅公惟公之心

既明且通惟公之學全天之衷學造其原知至理窮
用先其本孝弟盡恭親闡豫悅閨門肅雍復以是心
移之於忠集賢職近樞揆位隆屢司邦憲穆如清風
非苛而明非察而聰美必收順闕則彌縫孜孜奉
國蹇々匪躬移疾勇退丞殿徵庸文章滿家壘宿羅
胸退然外巽浩然內充近而卽之春龢日融人登公
門延款顛々不棄薄德不絕童蒙人聽公教答問撞
鐘出醉公德如酌醇醲有夷之清其量能容有惠之
稔介存於中小人自遠君子所宗未周六甲炯々雙
瞳胡厭斯世入于幽宮既富康寧好德考終令聞廣
譽南北西東有子承家克蹈厥宗公其不死人母哀
恫某昔受公知化冶陶鎔座捧簡白池泛蓮紅司察
東南踪若飄蓬既聞訃音已越秋冬遙陳一奠樽俎
不空酒穀芳香粲盛潔豐山河阻深虎豹蛟龍魂神
應感萬里皆同颯然來享去匆匆々潜然出涕不知
所從

祭朱治中文

天賦異質切磋早成握珠抱玉赫然有聲龍門峻深
風雨一躍出叅賓筵坐資畫諾乾旋坤移卽捲而囊
婆婆山林肥遯日嘉伯夸既歸伊尹亦聘欲潔其身

豈義之正美錦能製屏星別乘威行惠孚教興訟平
崇陰已成菊圃方樂金章望門舟移夜壑酒醪鍼石
遺愛在人此心之推一事之仁公之文章充豔不細
人知子雲寧俟後世丹旌翩々授返故宮魂無不之
來鑒予衷

書

。上宋經歷書

八月三日後學許某再拜致書經歷先生閣下書曰
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則念之夫庶民至衆也焉
得人々而察之故孔子曰舉爾所知謀猷有小大事

為有難易所守有誠偽難制者心也難明者理也難
窮者事也以難制之心究難明之理而應難窮之事
或中焉或否焉未能定心而不外求者類然也人豈
易知哉故大禹曰知人則哲為政以得人為先雖十
室必有忠信况大邑通塗肩摩袂屬豈無遺逸而在
下者上之人不能援而進之使之阨窮而莫敢告是
之謂棄才舍有所藏用有所行而乃招之不來挽之
不進知自潔其身而不為天下慮懇々乎木石居而
麋鹿爰是之謂亂倫或援之或推之不度其真量其
力外以欺於人內以欺於心蹶々然而康而色曰予

攸好德惟恐自鬻之不克售實乃嗜利無恥之人耳
是之謂不知命棄才不可也亂倫不可也不知命尤
不可也君子適其可而已某生三十有六年矣少經
喪亂及長奔徙慄離難險阻無不嘗之三十而知
學聖賢之言是誦仁義是求猶望洋而莫知所止企
宮墻之美而不昇其門惟無先人之廬以蔽風雨負
郭之田以供餽粥故日與叟者甘於俯耳騷心以
自給其敝緼藜糗亦異敷學之半而有進於萬一焉
耳先生過聽叔謂有所抱負乃欲引而置之掾吏之
劉其亦欲免其凍餒而已耶抑將有所任使而望其

有補於公道也夫某以稚魯之資遲暮之學而先強
仕之季處激揚之地其不殆於事也幾希矣古之君子
未嘗不欲仕道可以濟天下惠足以致中和自修者
已至狀遂息及乎人然豈汲汲於進哉未至於此而
且汲汲焉則為養為貧者也為養為貧而仕抱閔擊
析可也乘田委吏可也浙水東七郡戶不下數百萬
食祿者千餘人利害休戚進退黜陞皆係乎一司而
欲使無一物不得其所澄源而清流彰善而瘝惡豈
之風教而示之成憲其為任算重亏此者矣某鄙人
也而謂可使贊畫諾於其間耶不幸少孤而不逮事

雖欲養誰為養一身之貧則食其力以自足顧敢見
得忘義而為知人之累耶若夫和而不流剛而無虐
孜孜為善諤々在進大府豈少其人哉而某則未能
也勾稽簿書署名案牘行入步趨進旅退旅伺官長
之顏色為喜懼尸素而優游者閣下何取焉而某亦
以為愧也夫鳥俯而啄仰而窺終日經營而不能飽
莫寄於一枝而各風雨之憂鷹鷂之虞方且搶狀而
飛嘎狀而鳴悠狀而自得也主人見而憐之網羅而
得之飲食之振拂之置之華堂之上而日寓目焉視
其毛羽月益衰光彩日益蔽蓋其樂放曠而畏拘檢
也故不若任其性為愈爾某之志有類乎此故薦其
說以終之願先生垂察焉某再拜

上李照磨書

八月三日後學許某再拜獻書照磨彛齋先生閣下
道之為道難矣哉洙泗諸子親得聖人為之依歸諄
諄狀命之者至矣然其才有高下則其得有淺深如
天降時雨溥博洋溢而地有肥磽則生物不能齊也
聖人之道大而公故其發言周而密自今推之縱橫
反覆無不從容中道當時惟顏子明睿純粹故與之
言終日不違曾子篤實深潛故獨聞一貫之旨顏子

早沒其學不傳曾子傳之子思孟子其書出而道益明自餘傳之愈下則不能無弊豈惟不傳至莊周荀卿李斯之後而後有失也雖親而炙之其語言有不能肖於聖人者如仕而優則學、而優則仕之類是也所謂學優而仕者誠是矣而謂仕先於學可乎仕者上致君下澤民匹夫匹婦不獲自盡則責有所歸其可嘗試哉雖然子夏有為言之也列國大夫世襲其任蓋有未學而食祿為政者矣然不明所以立言之故使後之急於進者指此以文其不學之過其弊乃見爾孔曾思孟則無是言矣開也謂吾斯未能信

則子說由也謂何必讀書則子以為佞曾子之學自格物至於修身然後推之國家天下子思謂不明乎善至於民不可治孟子曰幼而學之壯而行之其視子夏之言大有逕庭矣某有志於學未得其門而入者也貧與賤乃命分內事爾先生命之曰仕則未可也夫有志於進取者公卿之門形勢之途其足迹未免於教、強者則躡捭闔縱橫之說弱者則為卑疵媿趨之容甚而苞苴之行筐篚之遺蓋不如是則難乎其進矣選之以公用之而當者蓋千百而什一也先生自洙泗載道而南利欲之私無所撓於胸中奔

言曰文集 卷三
走之徒無自紹於門下其每介十賓階而奉清談者
惟道德性命而已仕祿之言未嘗進也今乃力以挽
之謂某有知己之道則可矣而於某之心則有未察
也故敢為矯潔之行以要譽乎環顧其中未見有可
行者惧蹈夫仕優則學之失耳假之數年得以饜飫
乎六經優游乎百家叅稽於史傳全鉛刀之利度幾
一割焉其成與否則天也莊周曰風之積也不厚則
其負翼也無力以尺寸之翼駕尋丈之風而欲以是
干青霄薄飛鵬不為蜩鷲之類也幾希矣某何敢焉
某再拜

。 答吳正傳書

大易畫而人文開典謨作而大道著聖々相傳至夫
子而大明孟子歿則日以晦矣濂溪浚其源程張疏
其流朱子放而極於彙可謂光前絕後宜其悠久而
無息也今朱子之書滿天下誦而習之者豈少其人
能升其堂而闢其室於今幾何人哉夫其世若此未
遠猶且如是則繼今以往其明晦未可知也堯舜之
道孔子集其大成中雖有晷明無害也孔子之道朱
子發其大全中雖久晦無害也今朱子之言滿天下
誦而習之者既多安知不有知朱子如朱子之知孔

子者亦未須預為之憂也竊獨自悲抱朱子之書而
誦之若搯扁舟下滄溟遇風濤而失楫張乎無所
底止方憂已之不暇尚敢憂人哉足下氣質清淑求
之於朱子之書凡所誦言既已得其要領矣方且遑
遑若有所不足諄々若有所求是不自貴夜光之明
而欲索熠燿之助也雖然辱交既深固知足下之心
無不誠而言無不信來書之云々蓋亦真以為有所
未足而欲求之耳貧而求於富寡而求於多固宜矣
某之才之學不逮於足下遠矣而且以是來蓋將警
省其昏懦鞭駮其駑怯真不屑之教誨也奉教以還

三復嗷誦初躍如其喜且惕狀而懼故遲而不以書
對者有所不敢也今足下以此為疑蓋深惜暗投其
珠耳姑誦聞之於師者以復足下管文公初登延平
之門務為儻侗宏闊之言好同而惡異喜大而耻小
延平皆不之許既而曰吾儒之學所以異於異端者
理一而分殊也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殊耳朱子
感其言故其精察妙契著書立言莫不由此足下所
示程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之兩言固學者求
道之綱領然所謂致知當求其所以知而思得乎知
之至非但奉持致知二字而已也非謂知天理之一

而不必求之於分之殊也朱子所著書蓋數十萬言
巨細精粗本末隱顯無所不備方授句而誦字而求
竭吾之力唯恐其不至然則舉大綱棄萬目者幾何
不為釋氏之空談也近日學者蓋不免此失矣吾儕
其可踵而爲之乎抑愚又有所聞聖賢之學知與行
兩事耳講問辯詰用及之職也至於自得之妙力行
之功他人不得與焉非自勉無所得也其雖愚鈍然
不可謂無志於此足下於斯兩者涵泳從容精修力
踐旦、有得幸明以告我賜中流之一壺則感責善
之惠深矣

。 上劉約齋書

道於萬物無所不在用物而中於道與否則存乎人
均一事也彼應之則非此應之則是非事物之理本
有是非也人於理有明不明而措諸行事有當不當
爾昔者聖人與天同道建皇極於上天下之人莫不
服其睿知而懷其道德與之俱化而不自知其所以
然雍、熙、間於和氣舉天下無一事一物不得其
所此不言而教不動而化堯舜之世比屋可封者為
是故也蓋陰陽運行無息純粹清明之氣常少而錯
糅偏駁之氣常多故聖人不世出其得氣之清純而

受大任者既立乎其位而化當世矣又深慮夫繼之者未善而晦斯道也故不得已而後立言此其以天之心為心而亘宇宙同胞其民也孔子之聖適逢天運之失常而不得立乎其位以化當世又憂後世聖人之不復作也故取前聖之言而折衷之以為不可易之大經萬世之下道之顯晦則係乎人之明不明而載道之器未嘗不全於天地之間也詩以順情性之正易以謹事變之幾禮以固其外樂以和其中書以示聖賢之功用而春秋以誅賞其善惡孔子之意豈不曰吟咏乎詩以養其原涵養乎禮樂以成其德應事則察乎易之幾使知懼於春秋而取法書也易禮樂詩循天理緣人情品量節制猶若有意為之書與春秋則史官紀當時事實爾孔子恐史之所錄記善惡混殺不足以示懲勸於春秋嚴其褒貶之辭使人知所懼於書獨存其善使人知所法故春秋之貶辭多而褒甚寡書則全去其不善獨存其善而已雖桀紂管蔡之事猶存于篇蓋有聖人誅鉏其暴虐消弭其禍亂獨取乎湯武周公之作為非欲徒紀其不善也是故羿浞之篡夏幽厲之滅周畧不及之觀此則聖人之志可見矣然則書者紀聖賢盛德大業之

全書為萬世之師法綽乎有餘裕雖火於秦而沒其半未害也後聖人而作史者法於春秋作編年而不敢如褒貶法於書作紀傳而不敢獨存其善而去惡况傳聞之謬誤考察之不精輕信而不揆之於理其誣罔聖賢變亂事實者多矣以堯之聖書稱明峻德親九族而史遷輕信以為堯舜同出於黃帝著於帝紀堯以二女妻舜是從曾祖姑配曾族孫也謂之明德親族可乎以微子之忠賢孔子謂為殷之仁而劉恕輕信以為微子抱祭器歸周列于外紀以殷王元子殷未亡而遽歸周是賣國自全之人也謂之仁

可乎即二典微子之篇而觀之則誣罔聖賢之罪昭矣諸若此類可勝舉哉溫公編年之書其大義間有未明朱子既釐而正之前乎此惜乎猶有所未暇也抑外紀成於劉恕困病之中亦非得意之書歟先師仁山金某吉父生於外紀既成數百年之後而於書逆求千古聖賢之心沈潛反覆覺與史氏所紀者大異於是修成一書斷自唐虞以下接於通鑑之前一取正於書而兼括易詩春秋之大旨旁及傳記諸子百家雖不敢如綱目寓褒貶於片言隻字之間而網羅遺失芟美繁蕪考察證據坦然明白其於書則因

蔡氏之舊而發其所未備其微辭奧義則本朱子而
斷於理勒成若干卷名曰通鑑前編某受業師門昔
嘗竊窺一二而未獲見其全書至於病革猶刪改未
已將易箒則命其二子曰前編之書吾用心三十餘
年平生精力盡於此吾所得之學亦畧見於此矣吾
為是書固欲以開學者殆不可不傳然未可泛傳也
吾且歿宜命許某次錄成定本此子他日或能為吾
傳此書乎某聞之抱書感泣今既繕寫成集矣吾謂
君子之身存而其道之行不行者天也身亡而其書
之傳不傳者人也先師學於北山何文公魯齋王文

憲公師友之門而北山實勉齋先生之高弟其為學
也於書無所不讀而融會於四書貫穿於六經窮理
盡性誨人不倦治身接物蓋無毫髮歎可謂一世通
儒嘗有大志於天下而不見用其命也夫平生所著
書今或有傳者矣而此編止論堯舜以來皆聖賢功
用殆非他書此^比身沒且十年而未克傳此則人之過
也蓋山林之士未嘗光顯於天下雖挹瑰奇人安知
而信之必得當世大人君子一品題之然後可以發
其蘊而新人之耳目庶幾有信之者韓退之擅一代
之名其文可必傳于世烏郊漫藉之徒獲交於退之

而其名至于今不朽先生紹魯齋先生許子之的傳而許子之學亦出於朱子則先師未嘗不同其原也先生於文章今之退之也得一品題之冠乎篇端則是書可行于今傳之於後必矣古人非窮愁不著書先師之身亦窮矣而此書則未嘗發於愁也凡憤惋悲切感激奮厲形於言辭僅足發其心之不平而非所以公天下也然而傳者亦多矣今以公天下為心著書以利後學乃反鬱而未傳則君子之所宜動心者使未傳之書因一品題之而得傳則先生成人美之心盛矣後學拜先生之賜大矣然其書之可傳否也則惟先生進退之

回南臺都事鄭鵬南浼點書傳書

某比者方獲一識荊州未能從容奉教而除書亟下高步烏府拜別之日殊深快然嗣後屏居窮山幾與世絕詢候之敬弗克尋問便郵以伸彞義惟有江東暮雲領引西望以寓傾向之懷耳即日伏想蓮幕優游履用納福近辱蕭侯傳示教命俾點書傳舊不曾傳點善本前輩方欲辭謝又恐有孤盛意遂以已意謾分句讀素學淺陋不能識知聖經賢傳旨意錯謬必多惟高明正之可也圈之假借字樣舊頗曾考求

往之與衆不合今以異於衆者具別紙上呈標上舊
題為蔡氏書傳謹按古來傳註必先題經名然後曰
某人註如易王弼注書孔氏傳詩毛氏傳鄭氏箋未
有敢以己名加於經上者今羅以通前題曰蔡九峯
先生書傳使死而有知九峯於地下敢安此僭乎况
羅以通全竊九峯序意自為序文昭揭於前而於九
峯元序附于書後其不知義甚矣某輒以紙重護元
標乞命善書者易題曰書蔡氏傳庶幾於義而安未
繇參承即日餘寒尚峭惟冀若時以道自重

與趙伯器書 延祐乙卯

自子敏教授去後乏便不克寄書日來想為學日益
令祖相公尊履壽康尊父令叔動止咸吉某今歲留
山中頗得絕人事與朋友旦夕相語溫習舊聞微有
新得但目力不及而寸心推阻非向時為學比其進
蓋若挽強弩爾思溫一疾竟不起五月十七日已成
長往心墮膽裂魂消神喪不知所以自處也始期一
二年間為畢室家之願付以祭祀之責而某得以絕
俗謝交優游山林以俟天壽之命而造物見誅變生
意料所不及常以人之喜動而務進取者為不安義
命而未必遂其汲汲之心某切切務退以求保全所

畀賦不欲戕之爾天乃區々各一靜亦不以見畀何
即今則進退無據後顧深憂將何為也吾子聞之亦
能為一嘆否王希文志甚專力甚勤然每為虛曠玄
遠之論而欠循序縝密之功大率得之朋友漸漬日
固日深遂以為本所吝也數月間痛為刮除知就平
實近來年少氣銳喜怪厭常彷彿想乎高大而不知有
細微每々奇論如此吾子知所向方希文談道吾子
純粹不絕口固知不為搖撼否則迷不知復流為誕
妄非小失也與希文暫歸城府舟中觀吾子贈行序
文有訐直之風無溫厚之氣多自廣狹人之意少遜
志務敏之心且在我者或未能盡超脫乎此則為是
說亦太早計而自欺矣道固無所不在聖人修之以
為教故後欲聞道者必求諸經然經非道也而道以
經傳之注非經也而經以傳顯由傳注以求經由經
以知道蘊而為德行發之為文章事業皆不倍乎聖
人則所謂行道也傳注固不能盡聖經之意而自得
者亦在熟讀精思之後爾今一切目訓詁傳注為腐
談五代以前姑置勿論則程張朱子之書皆贅語爾
又不知吾子屏絕傳註獨抱遺經其果他有得乎未
也不然則梯接凌虛而遽為此訶佛罵祖耳由是觀

之吾子之氣亦少銳歛且序文見褒者則為太過而
某平生之學未敢外先哲之言以資玄妙也固疑此
文有激而然識者觀之或有以窺吾子不可不謹也
山中朋友從愚成幾微一書多得助所不及欲借前
大地圖校正幸稟令祖相公得暫付至以備參校或
希文家人或別有約便實封寄何教授處希文歸日
必可返壁不致浮沉也此身若拘囚不可復動未知
何日千萬惜日問學為正之歸毋負向日歲寒之言
幸甚

代人上書補儒吏

某月某日後學姓某謹熏沐裁書再拜上獻于某官
閣下周官自公孤至下士凡八等外取於諸侯內舉
於學校皆以德以才大夫而下大事則從長小事則
專達是受一命以上皆得以行所學而遂其志其贊
治之吏曰史則官長所自辟蠲其課役而使之造文
書給趨走而已謾不敢可否事漢初用蕭曹為相國
而士人皆出於吏是以由吏入官者終漢世不革自
縣郡佐史斗食吏進而為公卿者往者多頌頌德大才
如于定國丙吉薛宣袁安楊震之徒數十人皆是選
也然雖為吏其於政事進退予奪皆得預參廷辯而

爭不專以詭隨為事是周之吏賤而漢之吏貴矣
大朝式考古訓自吏擇官故由吏升而為公卿者不
可一二數今 聖天子下明詔設科取士而官之德
至渥也有不得預於此者則使由吏以進夫取才於
學周制也選官於吏漢法也由儒入吏由吏拜官則
兼周漢之任人然則今之為吏者可謂貴而士之生
斯世可謂幸矣其幼而誦長而習亦思以自治其身
者有及乎人而欲進無道固知等門非鼓瑟所也方
今文運開明茅拔彙征而某猶且佔畢呻吟於窮閭
之下則自棄甚矣今亦既上名公府而平昔局束固
守不能自衒鬻立聲譽以動上人之聽而圭竇華門
儲無儋石故亦無攀援之勢以為進取之資則是徒
溷案牘不得自奮也惟明公寬仁愛人汲引後進有
如不及而某猶且緘嘿不一自鳴則終無可以進之
日矣伏惟憐而幸之陽和一噓轉寒為燠使預於斗
食之列誠冀平日小有得者一試之爾亦豈敢望復
有升陟如漢之為吏者哉惟明公鑒之某再拜

許白雲先生文集卷之四

論

○ 學校論

三代取士於學校為致治之術後世養士於學校為飾治之文治道所以不同者在於學校廢興而已昔者聖人有高世之慮絕人之智舉天下而經綸之以謂非人材不足以為治而衆人者非教誨鼓舞之不足以成其才此學校所由興也自閭里之塾至於黨庠術序國學教以三物造以四術尚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絀惡其教之也詳而取之也嚴是故天下無不



學之人而用者無不材之士以天下之大付於人理之而皆求備於學故學校者為治之原也聖人百世之師事不師古而徒曰我善為治而不本於學校不於三代吾未見其可也嬴政破滅吾道非毀聖賢銷簡編而尚鋒鏑左仁義而右謀詐遂使百世不復見三代之善治者秦之罪也秦不足道也繼秦之後足以有為之時屢矣將大有為之君時出而習聞其說樂為其所為設料擇人而不取於學校其流至於以文辭翰墨計天下之士亦陋矣然則使百世無善治者非獨一秦也魏晉以變詐攘奪魁天下烏足以知此陵夷至於隨俗益薄而偽益滋道日喪而文日勝雖或開學校聚生徒養之不能用教之不法古唐宋立學徧郡縣魁其名未見其實大扞於養士以飾治爾夫天下之人皆習今而厭古以耳目之所造者為常一旦舍其舊而新是圖則將驚駭眩瞽而不知所止事之既失不遠而復可也隳三代之法者固秦之罪復三代之古以救秦之弊者實漢之責東都光武起自諸生故功成而興學明帝尊敬師傅臨雍櫟老開學館招經生近古為盛亦不過舉祖宗之舊法未能復乎古也其責豈不在西漢乎高祖馬上尊

天下間關百戰之餘繼以亂臣叛將承踵接武弓不
及韋胄不及免已入於先陵之士矣況以溺冠慢罵
之資輔以村乎通綿蕪鹵莽之學責人不可求備也
文帝皆先下衣食足可以施義而謙讓未遑惜哉
然則使百世無善治者漢文之過也武帝舉遺興禮
置博士弟子倡芻章句訓詁之學豈經治之對哉聖
人之教於此盡矣嗚呼或者以為湯舉伊尹於野高
宗舉傳說於徒文王舉太公於釣豈必皆學校曰人
生自八歲皆入小學及十有五年選其俊秀者入大
學以養成之學校之外豈有遺材乎如伊傳太公之
倫學成而隱者也堯之舉舜也何如曰陶唐之學其
詳良不可得聞而堯舜性者也亘古今一舜耳當此
之時比屋可封則其教化亦可知矣禮樂至周而大
備非聖人之自私也理也勢也吾故曰為治者不本
於學校不法於三代未見亦可也

朋黨論

余讀歐陽子朋黨論洞見小人之情狀嗟乎君子之
生斯世何所不歟愚以為朋黨之禍固小人為之
亦世道衰而君子少也何也以所可以名指而數計
也唐叢之民比屋可封可以名指而數計乎惟時小

人則可以數計曰共工曰驩兜曰三苗之君曰鯀堯
舜之世指小人之名而數讐之足以見堯下皆君子
而惟四小人也朋黨之論興亦指君子之名而數讐
之足以見堯下小人多而惟數君子也蓋嘗論天人
之理一致耳天之氣有陰陽人之類有善惡夫氣生
於子而極於巳消於午而盡於亥昏夏之時雖或有
嚴厲蒼涼之氣不能易固以氣方盛不可奪故也秋
冬之時雖或有炎蒸溫燠之氣亦不能易固以陽既
衰氣尅以專故也以堯之時而四凶人間於元間為
善類之玷故務決去若依氣之消散氣不勞力而已

復亏穉氣之中矣氣道既盛氣不得而勝之猶國家
之選衰聖賢之君不作群小人適用而數君子方歆
與之力爭而較勝彼陰邪小人必牽引醜類排抑摧
沮無所不至馴致其禍自履霜而至堅冰也君子小
人不兩立而寡固不可以敵衆勢然爾且黨之所逮
非惟居位食祿者而已下而草茅布衣凡行義有以
異乎小人者必皆搜擿而無遺夫舉當世天下之善
士至今可以指其名而數之則君子之少可知矣易
之為書道氣氣而明吉凶者在夫之上六曰無號
終有凶啟氣為衆氣所決雖號亦凶也剝之上九曰

碩果不食君子得與陰盛矣惟孤陽如碩大之果獨存譬君子在上勢雖孤猶為衆人所仰望也聖人之抑陰扶陽益如此陽不可絕剝窮則復君子雖少君入者能用之猶可以為善國且將拔彙以進矣在處之何如耳朋黨之禍始於漢其亡國也不旋踵唐不能監之而又亡宋不能監之而又亡嗚呼使唐宋之君知殷監之不遠而觀象以玩辭則不蹈前人之危轍矣

○ 雍姬論

祭仲專鄭伯使其婿雍糾殺之雍姬知之謂其母曰

父與夫孰親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遂告祭仲殺雍糾甚矣雍糾之不智也國之大事而謀及婦人欲殺其父而先告其女其死宜矣余獨悲夫雍姬之不獲於義也夫非有私憾而欲為賊也奉君之命除逼已者其勢不兩立非夫誅父則父殺夫糾雖為大夫而不如仲之專幾不宥則禍立至其言曰父與夫孰親固知謀泄則夫必死身既從人則當其夫乃不能擇義而以是為問遂至於夫戕而君危惜哉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人之大倫也一事而三者預焉此君子所難言也非常之變遇之者不幸

也雍姬之事非常之變也聖人制禮情之施於所親
其等殺皆在於服女子在家喪父母三年已嫁則喪
夫三年而於私親降由是觀之蓋可見矣且父而死
君命也泄謀而死其夫猶已殺之也然姬非不知親
其夫也蓋昔日未嘗聞姆師之訓故於大義不能權
其重輕特卜於母以決其疑耳則未知姬所問之意
也蓋亦告之以三從之義申之以敬戒之言謂父固
所當親而已嫁則從夫者也以是詔之姬必有以處
之矣彼以請問之道來乃遽語之以狂悖之語姬以
為天下之大義誠如是也遂殺其夫而不顧姬之不
義毋之教也且人盡夫也之一言豈惟陷其女於惡
將使天下後世為人妻而聞之者販易其夫視若奴
隸意之所適則雖奔誘棄背亦或莫之禁也壞夫婦
之倫傷君臣之義祭氏之妻不容誅矣雖然此雍姬
之不幸也夫不可殺而君事不可敗則將視其父之
死而不救欲使姬而知義其處此也如之何諫其夫
使辭於君不得命而先仰藥而死不忍見其父與夫
之相殘也庶乎其可也

說

夾谷可與字說

穎川夾谷君名立字可與聰明人也好學篤志制行
潔修言語有章威儀彬彬謂余曰父命以名而友以
字我子其為我說竊以為君之名若字聖人之言也
豈容贊一辭而訓詁辭義前修講之明矣愚何敢贊
然此經凡六言而目有四其次第淺深皎然無疑自
學而至於立固已深造進於權則大全矣余觀君之
以禮律身以義度物其幾於能立而進於權者歎昔
者聖人使漆雕開仕其自言曰吾斯之未能信夫盡
心知性以知天苟一毫不自慊不啻為未信也聖人
其不知人而誰知於開猶不得察其心之未盡者惟

開也自知之明而不敢必是亦為學者師也知人古
所難而自知亦不易以余之昏陋企君不可及君明
於自知則亦以今之所至驗之聖人之言實其虛而
克其所容守其可而求其未可吾見君之化於道矣

姚原魯字說

延祐丙辰五月二十有七日信安姚君過余揖而進
自道其姓名字出書一卷授余曰吾友贈我以名
若字之說君亦幸以教我余取而讀之有述姚君之
語曰予名洙父命以原魯代名又贊之曰至哉乃翁
之字其子也予謂子生三月父命之名禮也盈天地

之間皆物莫不有形與聲惟動物之聲自己出人則
靈而用夫物者也物之無窮皆欲以供乎用是以智
者緣其形以聲名之然後天下皆知名是者足為是
用命之無不如意焉人之類則又有上下親疎之等
而以父子君臣之屬名而別之矣然其生也無窮而
各欲親其親姑謂之曰子則衆人之所同也故假物
托類私以名其子為子者亦知此吾之專名也故有
命呼則唯而起其父兄以是而呼之他人亦得以是
而呼之自忠質趨文而自卑尊人之禮至於既冠而
成人者又緣其名取義以字之所以尊其名則字者

朋友之責而以其名獨歸之父兄亦所以全父兄之
尊也故曰幼名冠字周道也然周公之於召公原壤
之於孔子曾子之於子夏猶直名之而未盡以為諱
是則古之道也今姚君自為名而父字之何謂哉乃
所願則使其子學孔子之道歟蓋洙魯水也魯聖人
之居也今洙之地非魯矣猶求其原不忘本也聖人
之道常道爾載之於經充塞乎天下猶水之在地無
往不有也奚陳迹之尚而必求洙之原於魯乎子在
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於水見道體之流行
也夫水漸涵濡潤無細不入其用微矣及流而為川

瀕而為海震蕩漂泊汪洋漫衍則物之鉅未有過之者道之費不尤著於此乎觀水必求其原學道庸可不探其本乎道之流行無間形於目接於身錯綜於萬事固或非出於此則統宗會元其有在乎雖然語大而遺細言遠而忘近不知下學而務上達譬之日月星辰皆天也舉棄之而獨指蒼者曰天之全體在是正今日學者之病也抑又有說焉原者水之始也澗者水之委也蒙發於山順而趨下三危之黑水積石之黃流濟之沉伏弱之散渙渭之清涇之濁其始固不可同也及其歸于大澗和比合同始不見其跡無損無益始知其大揚感沸之泉而曰聞道一曰莫已若矣則又非學也且水險物也剡木而乘之放于中流一瀉千里方快於心而操之少懈則覆矣其原則濫觴耳是又不可不懼

雜著

跋潘明之所藏吾立衍書彙書

道倫於六經語孟學者舍是則無所歸周衰老聃寂先出其言不能合乎中庸然平陽嘗用之於漢蓋其清靜為宗而以柔道行之所守者亦約之故也世傳黃公繫書其老氏之徒歛子房千載偉人精忠貫日

月英氣蓋宇宙時然後言動中機會功成志遂明哲
保身三代而下一人而已自今觀之子房之心學果
盡得之此書乎昔時圯上授受果今之書乎不必深
論也明之潘君學道本於經而旁通曲究見繁書而
喜之益景慕子房之為人而併及其書也道在莫地
間亘古今若一賢人君子魁之者如合符契惟其所
遇之時不同故其設施有異爾倘使子房生三代盛
時亦必興禮樂致文明功業不止如是而已故效先
覺者當探其心不當泥其迹沙丘之馬北而黃九方
臯可謂善相者矣明之意豈果書云乎哉明之所

藏本武林吾立衍書衍以小篆妙今世此卷尤可觀

跋陳君采家藏東坡墨蹟

伊尹元聖一德身任天下其就湯就桀動皆至誠固
不可以後世常人心議之也子厚東坡之論亦各
有所見爾坡翁詞翰絕古今其片言隻字皆可寶此
紙筆法精妙凜有生氣觀之使人興起陳君其為天
下寶之

跋妙沙經

彙倫常典萬世不可變者經也古之聖人法言懿行
載之六籍而垂示終古者是已明瞿氏之言類名經

其道可常耶否耶吾不學之不知也抑嘗聞釋氏之徒誦其師之言雖不可與吾道合要皆以調伏此心為主而後可以盡其性至於禍福因果則其論之下者也揚德公夢有告以妙沙經且求於人而得之謂善果可由是致然以為世罕有而人或未信也質之於習其道者而信且欲求言余辭以不知而請愈力余謂天下之言雖道不同亦各有理妙沙經之理何在耶吾不知也夫夢生於想與因非想與因則心未有所生故爾昔人夢鹿而得鹿是亦想之類今夢經而得經其想耶其非想耶吾亦不知也

田南臺都事鄭鵬南浼點書傳書

蓋鄭有讀書凡例之問

某比辱指使點正書傳不揣蕪陋弗克辭謝輒分句讀汙染文籍高明不以為鄙而麾之旋拜書教詞旨謙抑若待君子某何敢當讀書凡例亦非所敢知其少年繆悠為貧賤所奪不能力學故根微源淺所達幾何雖一登碩師之門其所成就如斯而已讀書之法無過熟讀精思詳問明辯無他術也但恐大師宿儒有自是之學非勉輩之所可測識者耳千里相望無由侍大下風即日春莫暄暖伏冀順時為國自重

跋趙閑註心經

先王之道以養生送死繼志述事為孝浮屠氏欲以真空悟人而謂亦可覺死者故凡天下之為子者莫不奔走趨事庶幾祖考之一覺於魂揚魄落之後其不靡然而從者鮮矣院判曰公飯僧以薦厥考而閑閑趙公書心經以遺之誠足以為孝思之助耶抑遊戲翰墨而已耶觀其表章句義若有自得者則其志或可見矣此卷失而復得子通其實之而觀院判公所以孝其親者而勉繼其志春禴祭祀以時思之固不必切於覺云也

右金正大八年樞院判白某飯僧薦父閑

趙秉文亦與交因書心經遺之且自為註釋其卷失之已久曾孫子通為御史掾行部闕中復得之

書菴贊為石抹執中作

典謨訓誥其名為書經史百氏書之類與古今立言浩若淵海學貴博文旁搜遠采智哉君子菴以居之書契以來經羅無遺燕坐斯菴熟玩精索日就月將知至物格萬言參錯一理混融斥排異說信執其中書七道存心化神應待變無窮何出非正

北野兀者贊并序

夫道寓有形心妙衆理物無大未有違乎道心
 雖微未始遺乎物也故能全其德者能用物不
 則扞格而不通跌蕩而無據感於外并喪其內
 矣北野蕭侯以兀者自號是全其德而用物者
 與且彼已相形重此輕彼囿於形者也擴然無
 迹物我俱亡達者之觀也自物觀心則心可均
 自私用智則太道遠彼兀者能止以止衆其全
 於德者與或曰莊周所謂道德固同於吾耶侯
 故儒家其名之也何庸夫爍火之光足以繼日
 月之不及桔槔之汲可以濟雨露之未濡彼有
 取焉而取之豈能亂吾所謂道德者哉又曰兀
 者傷於形者也奚可貴彼固曰外形骸而有尊
 足者則侯之意蓋欲愚智晦明以全其德者也
 作兀者贊

魯鄭有人無形心成遊形之內保始之微塵垢不止
 以鑑之明罍之毅中命也不中唯不知務是以輕用
 人以吾全笑吾者衆受命獨正遊心乎德死生不變
 萬物皆一直寓六骸何有乎兀莊周寓言洗洋自恣
 孟軻亦云辭不害志有本如是是之爾爾

李齊賢真贊

目秀眉揚神舒氣緩妙手描模毫髮無間形色天性
所覺踐形人見其貌莫知其心我知若人交養內外
和順積中晬面盎背朝瞻夕視如對大賓力行所學
無負其身

題趙仲明神

氣清而腴髯漆而踈二十餘年貌肖不渝蓋人可見
者君之面其不可探者有固象之珠進之進之無愧
此圖

趙昌甫詩卷

昌甫以辛丑歲副月魯花使宋大臣阻蔽不
使廷見拘之他所月魯花病卒昌甫欲自決
不果囚繫二十六年大兵下江南然後歸
馬宏不殉王忠死常惠終隨漢節歸亡國折衝無善
策使星千載日光輝

荅或人問

太極圖之原出於易而其義則有前聖所未發者周
子探大道之精微而筆成此書其所以包括大化原
始要終不過二百餘字蓋亦無長語矣謂之去無極
二字而無所指則不可也大極者孔子名其道之辭
無極者周子形容太極之妙二陸先生適不燭乎此

乃以周子加無極字為非蓋以為太極之上不宜加
無極一重而不察無極即所以贊太極之語周子慮
夫讀易者不知太極之義而以太極為一物故特著
無極二字以明之謂無此形而有此理也以此防民
至今猶有以太極為一物者而謂可去之哉朱子辯
之精而曉天下後世者亦至矣此固非後學之所敢
輕議也此外則無可疑可辨者矣非朱陸二子之思
慮不及也太極兩儀之言圖本於易也而兩儀之義
則微有不同然皆非天地之別名也易之兩儀指陰
陽奇偶之畫而言圖之兩儀指陰陽互根之象而言

也易以一而二二而四四而八八而十六十六而三
十二三十二而六十四圖以一而二二而五五而一
一而萬者也易以陰陽之消長而該括事物之變化
圖明陰陽之流行而推原生物之本根圖固所以輔
乎易也惟以兩儀為天地則天下可以易之兩儀為
天地則四象八卦非天地所能生以圖之兩儀為天
地則五行亦非天地所可生也夫太極理也陰陽氣
也天地形也合而言之則形稟是氣而理具於氣中
析而言之則形而上形而下不可以無別所謂圖以
陽先生於陰與太極生兩儀者異此猶有可論者太

極之中本有陰陽其動者為陽靜者為陰生則俱生
非可以先後言也一元混淪而二氣分肇譬猶一本
析之為二兩半同形何先後之有易之辭簡故惟曰
生兩儀圖之言詳故曰動而生陽動極而靜、而生
陰靜極復動陰陽既有兩端出言下筆必有先後其
可同言而並書之乎况下文繼之曰一動一靜互為
其根則非先後矣而下文又曰分陰分陽兩儀立焉
乃先言陰而後言陽此周子錯綜其文而陰陽無始
之義亦可見矣當以上下文貫穿觀之不可斷章取
義也雖然動靜亦不可謂無先後自一氣混沌其初

始分須有動處乃其始也元會運世歲月日時大小
不同理則一也其氣之運行皆先陽而後陰一歲之
日春夏先而秋冬後春夏陽也一元之運子先而午
後子至巳陽也數以一為陽二為陰一固先於二人
以生為陽死為陰生固先於死孰謂易不先於陰乎
但未動之前亦只為靜此乃互根之體終不可定以
為陽先爾所謂太極之下生陰陽陰陽之下生五行
及乎男女成形萬物化生圖中各有次序則是太極
與天地五行相離則又不可也陰陽不可名天地前
既已言之矣太極陰陽五行下至於成男女而化生

萬物此正推原生物之根柢乃發明天地之秘而反以為病何其異耶太極剖判此世俗相承之論非君子之言也太極無形何可剖判其所判者乃一元之氣閉物之後溟滓玄漠至開天之時則輕清者漸澄而為天則重濁者漸凝而為地乃可言判爾太極陰陽五行之生非果如母之生子而母子各具其形也太極生陰陽而太極即其陰陽之中陰陽生五行而太極陰陽又其五行之中安能相離也何不即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之言而觀之乎所謂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則二氣不待交感而各自生物又不可也

此一節自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作一貫說下安得謂不交感而自化生耶成男成女朱子謂此人物之始以氣化而生者氣聚成形遂以形化而無窮真精合而有成而所成者則有陰陽之異其具陽之形者乾之道其陰之形者坤之道又合則又生至於無窮皆不出乎男女也今所問之言果有所疑耶或直以周子之言未當也如其果疑則以前說求之或得其梗槩直以言為未當則非敢預聞此不韙也特承下問敢以為復

七政疑

唐堯命羲和居四方考天象推舉分至四中星而知日之所在又言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而知月之所行典文簡古存其大法推步之術未詳西漢天文志始曰日東行星西轉而周髀家有日月實東行而牽西沒之說其論天轉如磨者則非論日月右行者則是自志天文者轉相祖述以為定論言日月則五星從可知矣唐一行鑄渾天儀注水激輪一晝夜天西旋一周日東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晦明朔望遲速有準然則二十八宿附天西循而為經

七政錯行而為緯其說為得之而文公傳詩亦猶是也蔡仲默傳堯典則曰天體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繞地左旋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月麗天亦左旋日則一日繞地一周而在天為不及一度月則尤遲一日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復有餘分而與日會合氣盈朔虛而閏生典謨之傳已經文公是正而公蓋許之矣意以為日者陽之精其健當次於天月陰精也其行當緩月之行晝夜常過於日十二度有奇是陰速於陽不若二曜與天皆西轉則於陰陽遲速為順合宜蓋亦祖橫渠先

生之意其說可謂正矣然愚以古說按之其可疑者
有七天體左旋七政右逆則七政皆附著天體遲速
雖順其性而西行則為天之所牽爾然有所倚著各
得循序若七政與天同西行恐錯亂紛雜似泛然無
統一也日君道也月臣道也從東行則合朔後月先
行既望則月在日後及再合朔是月之從日為臣從
君為順若西行則日在月前至望後再合朔必日得
後月是君從臣為逆二也大而一歲陰陽升降小而
月日月合朔此正天地生物之心而陰陽得於此
會合而以造就萬類者也以一歲之運陰盛乃生意

收斂之時而品物流形舉霄壤之間曷嘗有一息間
斷哉其所以於盛陰閉塞之時而生、猶不息者正
以日月之合以繼助元氣之偏也然凡進者陽道也
生道也退者陰道也死道也日月東行則月之進從
日之進西行則月之退又符於日之退三也 日月雖
皆進行比天行不及則如退日月五星無殊金水在
太陽前後率歲一周天為最速次火次木惟土積重
厚之氣夫天體最深故比五星形最小行最遲而二
十八載一周天若七政皆西行則何謂遲者今反速
何謂速者今更遲是金水行最遲故一日即退一度

而一歲周天土行最速常反於天木約二十八日始不及天一度而二十八歲然後周四也星雖陽精然亦日之餘也以日之陽次於天且一日不及一度星之陽不及日遠甚而木十餘日土二十餘日始不及天一度是木土之精反過於日遠矣五也五星以退留遲疾伏、疾遲留退五段推步始以歲星言之火約退九十三日而留二十三日而遲疾伏共行二百六十餘日而復留而復退是行常三倍於退而退四倍於留之日然行乃其常而退乃其變也若西行則行為退、為行是五星進日甚少而退日何其多六

也星家步星伏行最急疾行次急遲行為緩留則不行退則逆而西北皆以星附著天體而言者也若七政隨天西行則天自天星自星不可附著天體且附著則為東行矣然則星家所謂遲疾伏皆為最緩而不及天所謂留則不可言留乃行而與天同健一日皆能過於太陽一度至於所謂退乃更速過於天運矣七也由是言之則古法比蔡傳為密文公不可復作而吾師亦已下世無所質疑姑識于此以俟知者而問焉

八華講義

書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人生無知無能必學而後有所得學者當順遜其志虚心以求專以是為務無時而不敏則所修者即源而來矣蓋為學之要甚速人病不求爾苟專力求之則無時無處非益也其效之速既如是能篤信而深念于此攻之愈深則道之積于身者日盛矣遜志則有細察之功時敏則無間斷之患其來其積皆自此得之古來論學實始於此固萬世之成憲也然而所學果何事耶學為聖人而已聖人果可學而至耶聖人之性非與人殊不過盡人倫之至而已

學者以聖人為之標準知其的日行以求其至明其道而不計其功至於聖賢之分量成效之淺深皆自然而然已不得預也一有計較期必之心則非所以為學矣且天之生人也其倫有五曰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五者天下之達道舉天下之事錯綜萬變莫不畢在五倫之中天之賦人以形即命之以性其類亦有五曰仁義禮智信五者天下之常道舉天下之理技派萬殊莫不畢在五性之中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人倫物之大者也五常物之則也昔者聖人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

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
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使教者以是而教
學者由是而學蓋人倫之外無餘事也五常之外無
餘理也父子之所以親為人心本有此仁君臣之所
以合為人心本有此義心本具乎禮長幼所以有序
心本具乎智夫婦所以有別朋友之所以交非心本
有此信乎五常之理元具於吾心而無少虧人倫之
事日接於吾身而不能捨此道之所以不可須臾離
也此學之所以常遜志而務時敏也五常之道配乎
人倫雖各有所主然而未嘗不互相為用父子主於
仁而深愛和氣愉色婉容是仁之仁父母有過諫而
不逆是仁之義應唯敬對周旋慎齊是仁之禮先意
承志樂心不違是仁之智生敬死哀事親有終是仁
之信此子事父之大畧也君臣主於義而以君成禮
弗納於淫為義之仁道合則從不可則去為義之義
責難於君陳善閉邪為義之禮達不離道澤加於民
為義之智托孤寄命節不可奪為義之信此臣事君
之大畧也由是而推之保身以盡夫孝致身以盡夫
忠細微委曲莫非五常之用也又反而推之父慈其
子君使其臣亦莫非五常之用也又廣而推之夫婦

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而五常不可勝用矣鈞是人也鈞賦是性也聖人生而知之安而行之衆人則迷而漸遠故效先覺之所為乃可明善而復其初然而天下之理豈易窮天下之事豈易周非盡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之功不可也自中古君師之職分則敬敷五教之任不出於司徒而切磋琢磨之責全在於朋友或扶持開導獎勸誘掖於人欲未萌之先或攻擊淬礪防閑禁遏於天理既虧之後心之方虛則使戒懼於不睹不聞之際意之初動則使謹慎於已所獨知之時是以誨貫乎仁之理明則父子得其正義

之理明則君臣得其正禮智之理明則夫婦長幼無不得其正矣是故朋友之名雖居五倫之後而於學問之事實先朋友之職較之四倫若輕而於學問之功實重學者欲極夫四倫之理實盡朋友之道欲盡朋友之道在明夫信而已矣天之道一於誠其流行則為元亨利貞之德人之性一於信其昭著則為仁義禮智之綱故曰誠者天道思誠者人道信者誠之異名能盡人之信則可契於天之誠矣朋友誨習非信無以成德也某少而失學長而寡聞闕茸迂踈鹵莽滅裂雖嘗立於碩師之門歷時淺而用工微環顧

其中未少有得諸君過聽強要而來欲以輔仁內實
懷愧諸君天資卓犖問學有素年若道似畧無相踰
未知所以奉益也然愚平昔誦聖人誨子路知之為
知之不知為不知之語深所服膺每欲以信自守諱
問辯析有分寸之知敢不傾竭為諸君言苟所不知
不敢穿鑿為諸君誑諸君其亦篤於信以求信天性
敦於朋友以求盡人倫交勸互發非彼得則此得焉
庶不孤此會也

題節婦朱氏詩卷

余讀禮至昏禮萬世之始壹與之齊終身不改其禮
嚴其辭峻是知夫婦者天地之義陰陽相須容有貳
乎故夫死不嫁此婦人守身之大法與及讀儀禮傳
乃有夫死妻穉子幼而適人之論是蓋不得已而然
又知聖人制禮為中人立法賢者固不必俛而從也
婦人之職奉祭祀事舅姑主中饋相其夫君者非一
端而委身之後守死善道則其大節也世之知義者
固能行之蓋亦鮮矣古汴朱氏年四十而娶家徒四
壁獨撫幼女冰蘖自守紡績織紝以供衣食奉公賦
養其姑甘旨不廢生事死葬皆能以禮辛勤且二十
年此其生質貞介與禮義合可謂加於人一等矣蕭

君仲堅敘列事實名公鉅儒皆為詩辭以贊其美將
上之朝以求表厥宅里宜哉雖然朱氏盡婦道而已
未必求知於人也古者婦人之令不出閨門使朱氏
復知此義寧不反有愠乎若夫國家彰善之道自宜
採撫書之國史千載之下聞之而有興起者奚但旌
顯一時而已哉然則又非朱氏之榮乃國家之光也

詞

次韻潘明之祝英臺

秋思

上簾鉤開硯匣詩興在風柳磊砢曾懷臨鏡謾搔首
看他冉冉來鴻勿、歸燕時不再且須傾酒

釣鰲手無奈萬里烟波空舟竟何有未卜行藏心事
幾凭牖最宜野月穿窻山雲擁戶箇中樂有人知否

蝶戀花

正月十一日

楊柳池臺春信早簾捲東風猶帶餘寒峭暖透博山
紅霧繞洞簫扶起歌聲杳初試花冠金鳳小鬢亂
釵橫長怯傍人笑銀燭未殘樽未倒雞聲漏水頻催
曉

辛酉二月上旬一日讀畢作跋一首 小蓮戈裏時年三十七

許白雲先生文集補遺
通鑑綱目并編序

通鑑前編者仁山先生之所著也先生姓金氏諱履祥字吉甫婺州蘭溪人自言世本項氏其先項伯入漢以恩賜姓曰劉暨五季吳越有國避武肅王嫌名從文更為金氏先生幼知嚮方長而好學天文墜形禮樂刑法田桑兵謀陰陽律曆之書靡不畢究及壯事文憲王先生相從登文定何先生基之門誦貫既精造詣益邃何先生益受業於黃文肅公幹文肅公則朱子之高弟子也先生嘗一舉進士不利遂絕

意進取以布衣游諸公間率以文義相處當宋季生
睹國勢阽危慨然欲以奇策匡濟為在位所沮議格
弗上其語秘不傳然當時計畫之士咸歎其策不用
德祐初以迪功郎召解巾褐入史館編校蓋將漸進
用之而國已不可為矣中年以來遺落世務築居仁
山之下頗以誦學著書為事訓誘學者諄諄不倦言
論風旨皆可誦法先生神勁而清氣候明潔平居獨
處終日儼然至與物接則盎然和憚閨門之內相敬
如賓生平篤於分義有故人子坐事母子俱繫奚官
其後分配為隸子母不相知生死者垂十年先生傾
貲營贖卒贖以完其子後貴先生終不自言相見勞
問辛苦而已聞者莫不歎息方從王先生時與同舍
生夜步庭中指謂之曰某星入某次其分野當有某
變已而果然鄆人李某者嘗侍坐於先生言次及其
鄉里先生因歷歷為言其山川風土物產之宜如指
諸掌某大驚服先生之於學其精博類如此所著述
有書表註論語孟子集註攷證大學章句義疏行於
世文集如千卷藏于家先生嘗謂司馬文正公作資
治通鑑祕書丞劉恕作外紀以記前事顧其志不本
於經而信百家之說是非既謬於聖人此不足以傳

信自帝堯以前不經夫子所定固野而難質夫子因魯史以作春秋始於魯隱之元年實周平王之四十九年也然王朝列國之事非有玉帛之使則魯史不得而書非聖人筆削之所加况左氏所紀或闕或誣凡若此類皆不得以辟經為辭迺用邵氏皇極經世曆胡氏皇王大紀之例損益折衷一以尚書為主下及詩禮春秋旁採舊史諸子表年繫事復加訓釋斷自唐堯以下接於通鑑之前勒為一書名曰通鑑前編凡有十八卷舉要三卷既成以授門人許謙曰二帝三王之盛其微言懿行宜後王所當法戰國申商

之術其苛法亂政亦後王所當戒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以後司馬公既已論次而春秋以前迄無編年之書故是編不可以不著也先生之歿今二十有五年矣是書雖存世亦莫能知者謙永懷夙昔之語言獨抱遺編而太息門人御史臺都事汝南鄭炯為南臺御史日嘗欲刊行是書有志而未果今肅政廉訪使平陽鄭公允中爰始解驂聿崇正學尚論格人章明善道載閱是編三復嘉歎謂宜立於學官博之後世迺詢之監憲左吉公亦克欣賞暨僚列賓佐罔不協從命有司錄之文梓共捐秩祿以佐其費厥功

告備將表上送官而命謙為之序謙深惟先生以高明之學負經濟之才生於季末道不克用暨運啟休明則年既老矣其所著述間已獲行於世惟是編之作廣博精審凡帝王經世之大猷聖賢傳道之微旨具在是矣或者得以克延閣之儲備乙夜之覽庶幾發揮聖學啟沃淵衷裨我國家稽古之治為生民无窮之澤則先生為不朽矣謙不敏佞不足以明先生之心發盛德之蘊敢纂錄先生行事之大畧以標諸卷首若夫著作之意則已備於先生所自叙茲不詳述

附錄

學箴

東平王生麟自蕪城來求受業於余適余病劇昏瞶莫能相告以道留連僅一載蓋垂橐而歸於別也復求一言因書近作學箴以遺之

聖人在位言行皆道素王無民已任於教天高淵深學貴知要繫人一心酬酢之機理備萬物欲流易危先民有作唯此之治精義入神匪思不得執辭泛求幾逐於物審是之宜惟學之則操之有道有夢斯覺聞然日章如追如琢舍心弗全非聖之學行平聲讀

至順二年九月十又七日金華許謙益之父書

元史取學術足以輔教傳後者著儒學傳而金華許謙居其一焉謙字益之世稱白雲先生受學於同郡金履祥履祥學於何基、學於黃榦榦則朱子入室弟子也傳授之正厥有源委故當時登門者以為榮幸東平王君麟踰齊魯涉江淮遠來從先生遊及暮謁告歸省先生懼其荒而業也手書所著學箴以勉之而大要以存心為本吁先生之教人者如此史之所稱信不誣矣既而王君以鄉貢進士典教昌平其所以淑諸人者又豈出乎先生規矩之外哉惜余不及見之嗣子延齡與余同官翰林出此卷求題輒疏其授受所自識諸左方以致景仰之私云耳永樂辛卯三月望日右春坊大學士兼翰林侍讀永嘉黃淮書

右學箴一篇金華許謙先生書以遺其徒東平王麟辭優理至誠有以得乎為學之要今麟之子延齡為翰林檢討用表章之間以示予讀之三復起敬有以見先生教人以道而麟必能造其間與惜乎未有以考見其成也且予聞麟之

事先生克盡其道居維揚時聞先生歿悲不自
勝即為發喪後凡遇生辰忌日必設祭去酒肉
不食先生所著有尚書表註大學疏義二書麟
又為刻板以傳於此可以見先生之德漸漬於
人心者深而麟之所以報先生者亦極其至也
傳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麟蓋有焉近世斯道
不明教者不以正而學者無其誠有朝立館下
而夕相詆訾雖韓昌黎猶不能無憾於籍湜輩
矧其他乎求如麟之所為邈乎遼絕麟可謂有
道乎哉先生之教於是乎在矣不揣僭踰用敢

書此于後以警夫世之為師弟子者先生字益
之號白雲道士元史有傳麟字

領元鄉薦

仕為昌平教諭以終然所用未究其所學吁惜
哉因書此于卷末以歸延齡空寶之勿失也永
樂辛卯夏五月端陽日翰林學士兼左春坊大
學士廬陵胡廣拜手謹書

昔聞翰林檢討王延齡先生云其先君從許益
之先生學得考亭之正傳先生嘗手書學箴一
幅以遺之延齡珍藏于家將終授其甥李公方
曙持以示予字畫遒勁沉實非表裏一於敬者

不能作見之不覺正立拉手其辭則以一心為
酬酢萬變之主然不能無欲以間之在治而去
之也學貴知要知要則能守約故其傳萬世無
弊也學者宜服膺於是焉後學東吳張洪書
理學之在天地間猶布帛菽粟之切於民生日
用不可以一日舍也舍之則民凍且餒矣雖有
夜光之珍連城之璧奚以為故自三代以還歷
漢唐而宋濂洛諸君子始接洙泗之傳而大集
於考亭及考亭門人勉齋傳之而得北山何文
定公魯齋王文憲公二公相師友而又得白雲

許文懿公傳之然皆婺人也親相授受不失其
傳考亭之學至是益益明矣予嘗見公白雲集
一帙讀之恨未全也茲於方伯江浦張公所又
得一帙讀之末則附錄示門人王君麟學箴一
篇係以永樂間諸翰林題跋公亦欲予言之蓋
益嘆夫文懿之言皆諄懇到不背師說真有
功於理學也公其出而全之豈不深有便於後
學欲尋文懿之緒餘者哉天順六年壬午夏六
月既望翰林侍讀學士直文華殿後學雲
間錢溥謹跋

題許白雲先生文集後

二十六年余從今國學李先生遊

得許白雲先生文集一帙愛之不啻

拱璧惜謄寫不佳後官比部命胥史

沈純者錄出欲刊行之顧力有未逮

及為郡於吉遷廣藩力可為矣而庶

政填委北陌南阡奔走之不暇劬力

搶攘事有急於此者雖然先生之名
在天下後世昭如日星不係於言語
文字之有無區區言語文字豈足以
盡先生之道而刊不刊亦不係斯文
之顯晦也姑藏之以俟時云

成化乙酉歲冬十月穀旦後學江浦
張瑄謹書

右許文懿公先生詩文四卷

迺我先大父述按廣東時刻

者今徑五十四卷網又承之

愈廣東按察司事因憶少年

時嘗讀是書惜其傳之未廣

故事之餘即詢此板蓋已

湮沒無存矣既而奉

教兵備嶺西遂命肇慶府儒學
教授王玉輩博訪之越數月
羣生梟珩蒐得比緬之多殘
闕復命王玉輩多方考訂其
間仍脫落數葉竟莫能得嗟
嘻是書匪直金華得之者少
而廣東得之者亦少則天下
學者不多得可知矣亟欲節
序重刻成我先大父之德臣
廣其傳遍聲慶知府黃君璣
令知徐君鍾淮令曰某等亦
嘗雅慕是書求之未得幸而
得之高者捐俸共成其美豈
夫先生道統之緒人品之高

得文之雄天下後世無不
之復何容喙於其立言甚富
固不止此今復見者二獨此
編因易其義曰白雲存稿

正德十三年冬十月穀旦後

學金華陳綱謹識

余為諸生太學時嘗購

是集市肆中蓋富本

也未詳伊誰而善既去
且三十年得端物之刻

意猶未慳不再歲重蝕於

蟻益病焉因新南海袁

校官者得石江歐陽瞿學

穀經餘梓不惜繕翻一
過以昇學共并諧往觀
夫誇誕無益爭售近時
詩文徒增猷喚於行是集
孰為勝也故成之

淮陰胡璉識



程